

# 浅谈对日汉语发音教学

秦 耕 司

## はじめに

中国の大学には外国人の中国語教育機関として国際中国語学院のような学院が併設されているが、近年の急速な経済発展に伴って中国語を学ぶ外国人も急増し、既成の学部新たに「対外中国語教育学科」を開設する大学が増えている。卒業後は中国国内に残るにしろ、外国に赴くにしろ、外国人に中国語を教える人材を養成する専門の学科である。小稿は昨年9月17日に西北大学文學院の対外漢語教育系の院生および一部の学部学生を対象に『面对日本学習者の漢語教学』と題して行った講演を基に、加削修正したものである。院生たちは言わば外国人相手に中国語を教授する教師のタマゴであり、前途有望な専門家でもある。教育実戦経験がないのと、専門的知識はすでに有しているという条件で、何を話したらいいのかとまどったのであるが、具体的な教育現場での教授法であれば何か役に立つであろうと、文學院の希望もあって、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教室の風景を紹介することにした。と同時に、筆者も中国の院生たちが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知りたいので、講演終了後に院生たちと食事でもしながら気軽に雑談できる場を設けてもらうべく希望を出して、お引き受けすることにした。

参加者はそのほとんどが日本語を解さない人たちであったが、そこは語学教育に関心の強い人ばかりであるので反応もよく、例示として日本語の発音をすると、発音練習ではないのにも拘らず、会場には一斉に筆者の後につけてその発音をする声が響きわたるのである。筆者は思いがけず卒業以来絶えてなかった語学教室の雰囲気にも包まれ、徐々に幸福感に浸ることができた。中には終始目を輝かせながら熱心に耳を傾けてくれる院生も数人あって、大いに励まされた。また院生の中には将来帰国して中国語の教師を夢見ている数名のカザフスタン人、一人の日本人、その他の外国人もいて、その人たちと話す機会があったのも、中国語教育という共通の土俵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ろう。外国人と中国語で話ができるのは、中国人と話すのとはまた違った意味で楽しい。外国語を習得しておくことの便利さと楽

しさと重要性を改めて認識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ひと時でもあった。

今回筆者が狙ったのは2点ある。中国語の発音が如何に難しいか、どこが難しいか、それをネイティブスピーカーの中国人に解ってもらいたい点の一つ。もう一つは、中国語を教える対象となる学習者の母語に通じ、その母語との比較で説明すれば学習者にとって比較的解りやすく習得しやすくなること。この2点である。こういう視点から話を進めることにした。

なお、黒板に書いた図は印刷の都合上すべて省略した。

## 序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能有机会和同学们谈谈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上的一些问题，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谨向高兵兵老师和文学院的有关老师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表示感谢。

今天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行，我虽然教了三十多年的汉语，但对外汉语仍然是外行。因为我是日本人，日本人教日本人不能说对外教学，应该说对内教学。所以今天高兵兵老师要我讲讲对外汉语教学，那我只好班门弄斧了。

现在我在长崎县立大学教书。长崎这个城市的名称你们也许听过吧（听过）。首先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长崎和中国的关系。

日本所有的大小城市里，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城市就是长崎县的长崎市。这是长崎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形成的结果。

长崎县位于日本最西端，我们学校所在地佐世保市位于长崎县的最西端。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从学校开车去大约要四十分钟的地方，有一个两米高的纪念碑，上面写着“日本最西端之地”七个字。由此可以知道，长崎是日本离中国最近的地方。从长崎坐飞机到上海，只要一个半小时。从上海到西安却要两个半小时，从长崎到东京也比去上海远。所以，解放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比如鲁迅、周作人、秋瑾、周恩来、郭沫若，还有孙中山先生等等，他们到日本留学或从事革命活动，一般是从上海坐船到长崎去的。日本人来中国也一样，先坐火车到长崎，再从长崎坐船来上海。这当然是长崎和上海之间的距离最近的缘故。

那么，下面再让我们看看长崎的历史吧。大约三百年前日本是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的政府机构叫幕府。江户时代幕府一直闭关锁国，不允许和外国交往，当时只有长崎是对外开放的城市。幕府允许交往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荷兰。所以现在长崎市有中华街，佐世保市有荷兰村。中华街每年春节都要举行具有浓郁中华风情的文化娱乐活动，很多外地人来参观，非常热闹。荷兰村每年也有一两次中国的杂技团来进行友好演出，很受观众欢迎。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长崎人对中国很关心。一九七七年我赴长崎县立大学任教时，佐世保一家书店的老板就跟我谈，有关中国的书，除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以外，长崎卖得最多。

还有，华侨大学校长曾经跟我谈过，日本的县知事来中国访问时，国家领导人一般是不会见的。唯独长崎县知事来华时破格会见，而且中央电视台台还在全国新闻节目里报道。

因为长崎和中国之间有着这样友好交往的历史渊源和背景，所以我校创办以来一直重视汉语教学。暑假率领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第一批是在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以后，每年都来。二〇〇三年是全世界流行非典那一年，全日本所有的学校都不敢来中国留学了，只有我们学校一如既往，来西北大学学习和友好交往。我校聘请中国老师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的。第一位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以后有福州的、成都的、广州的、北京的、西安的、哈尔滨的，聘请过好几所学校的中国老师。现在我校正在公开招聘中国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请看我校的网页。欢迎你们将来去我校任教。

言归正传吧。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发音问题，一个是词汇问题，还有一个是语法问题。今天我要谈谈发音问题。因为教师教任何语种，学生学任何外语，都必须从发音开始，而且汉语发音很难，不容易掌握。汉语发音怎么教、怎么练，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要讲讲汉语发音教学上的一些问题。

### **发音教学上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日本，汉语发音教学上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刚开始教汉语发音时，集中地教彻底地练是否有效，以及效果如何的问题。一个是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题,具体地说,就是先从韵母开始教好,还是先从声调开始教好的问题。

下面简单说一下第一个问题。

教发音,教汉语发音和教英语发音不一样。英语发音是一个音素一个音素地教比较合适。比如说:

p — pen      d — dog      f — five

教一遍就可以了,很简单。教汉语发音和教日语发音一样,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

教英语与教汉语、日语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与音节结构有关系。日语有五十音图,汉语有音节表,而英语却没有这种音节表。为什么呢?因为日语和汉语的音节结构非常整齐、简单,都是“声母+韵母”。

声 母    +    韵 母

C                  V                  C = consonant ; V = vowel

英语的音节结构比较复杂,辅音无论在元音的前边还是在后边都出现,而且两个或三个辅音可以连续出现,比如

s k y	s t r i k e	d e s k	p r o m p t
CCV	CCCVC	CVCC	CCVCCC

这种语言音节表不好编,即使能编好,教学上也没用。

汉语和日语都有音节表。有了音节表,所有的音节都可以教。学生学会所有的音节后,碰到生字也能念。那么,汉语和日语不同的地方又在哪儿呢?日语的发音很简单(这不是我说的,是教日语的中国老师说的),汉语发音却非常难(这也是中国老师说的),教过汉语的中国人都知道汉语发音多么难,而教日语时,把日语的音节表教了一遍就不用再认真教了。汉语却不能这样。要一练再练,反复练,练、练、练。往往练了好多次也还是学不好。东京外国语大学有位老师曾经说过,汉语的发音很难,所以教发音除了四月份以外,还要在十月份后期开学的时候再教再练才行。

汉语的发音这么难,所以在日本的汉语老师当中,教汉语发音的教法有

两派。一派是四月份开学时相对集中而彻底地练习。另一派认为既然无论怎么练也学不好，那么索性不在练发音上费时间，而教了一遍后就开始教课文。教课文的时候，同时练课文的发音。老师们又积极又热心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领读的次数也多。

这两种教法我都试过。据我的经验，还是开始集中地练效果好，而且以后复习发音或纠正发音的时候也好办。所以后来我在编写汉语教材时，发音部分就编写得更细、更系统、更全面，学生们的反应也不错。

第二个问题是从哪里入手，也就是先教什么的问题。

汉语的发音非常难，可以说世界上几千个语种里，汉语也可能是发音最难的语言之一（这是我说的）。那么，我们教汉语发音从什么地方开始教比较合适、效果比较好呢？现在日本出版的汉语教材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从声调开始的。（汉语教材出版情况，日本和中国不一样，日本每年都出版二三十种新编汉语教材。）

我是七十年代开始学汉语的。那时候，发音都是从韵母开始教，到了八十年代，从声调开始的教材就多起来了。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原因不太清楚。估计有位老师认为声调非常重要，而且不太好学，于是编出了从声调开始学的教材。以后有其他老师效仿，结果从声调开始的教材一下子多了起来。

八十年代以后为什么从声调开始呢？我想可能有下面两个理由。声调是汉语的语言特点，汉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声调不同意思也不同。比如：“买”和“卖”，“事实”和“史实”，声调非常要紧，汉语是离不开声调的。老师和学生都说汉语声调难，非常难。学生读课文的时候声调往往出错。所以老师教发音时，特别强调声调的重要性：声调重要，必须学好声调。因此，学生们感到压力很大。

八十年代以后，我也按照教材从声调开始教。经过几年实践，现在又改了，从单韵母开始教。这是因为，从声调开始，学生压力太大，不合适。而从单韵母开始，学生的压力就不太大了。据我的经验，如果教发音从声调开始的话，学生们就会更加觉得汉语发音难。为什么呢？原因不是音节结构上的问题，而是元音和辅音的辨别问题。比如：

z h e n g

这个音节，要和别的类似音节辨别，有好几个地方是要注意的。首先看韵母部分。韵母部分我们日本人听起来很难辨别，其不同之处有下面五点。

e n g ——— o n g      e n ——— e n g  
o n ——— o n g  
e n ——— o n              o n ——— e n g

\* 汉语里没有“o n”的音节，但是刚开始学汉语的学生对此并不清楚，都以为汉语音节里有“o n”。

其次是声母部分。声母部分有两点，一是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一是对日本人来说很难掌握的卷舌音。

仅仅在一个音节里，要注意、要辨别的地方就有这么多，以致发各种音节的时候，学生非常紧张。此外再加上声调，学生简直要疯了，甚至紧张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所以教发音从声调开始，将会难上加难，教学上不但毫无意义，反而有很多弊端。

单音节词也好，多音节词也好，如果一个词一个词念，声调本身并不难。因为声调是音节的高低升降变化，这和语种的不同没有关系，可以跟着老师念。老师怎么念，学生们就能怎么念。

但是，元音和辅音就不一样。日语和汉语唇形不一样，舌位不一样，发音部位不一样。要掌握这些，必须先把形成元音和形成辅音的道理了解清楚，然后反复练习。练好后，再教声调。这样，精神压力就可以减少许多。因此，教发音从单韵母开始比从声调开始合理，效果也好。

### 单韵母教学

a o e i u ü

汉语的单韵母有六个，不算多。比日本单韵母只多一个。但是对日本人来说，有两个单韵母很难。这两个单韵母是“e”和“ü”。“ü”发音本身并不难，但是因为和日语的“ウ”听起来差不多而唇形不一样，所以往往出错。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形成韵母的道理，我的汉语发音教学是从日语的“ウ”和汉语的“u”进行比较开始的。

首先把日语的“ウ”和汉语的“u”交替发音几次。这时98%以上的学

生还区别不开“ウ”和“u”。然后说明日语的“ウ”唇形是平展的。汉语的“u”则要把嘴唇撮圆，再从“ウ”慢慢移到“u”。

ウ — u — ウ — u

最后让学生自己发“ウ — u — ウ — u”来确认这两个元音。这时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区别“ウ”和“u”。讲到这里，我告诉他们唇形是形成元音的条件之一，同时写在黑板上。

元音 唇形

ウ 不圆唇元音

u 圆唇元音

其次说明“e”

先发日语的“エ”，拉长“エ——”，把唇形固定不动慢慢转发“ウ”，这就是汉语的“e”。唇形同，但是元音明显不同。哪儿不一样呢？这个问题我问学生。让他们自己发“エ —— ウ —— エ —— ウ”，他们就会明白舌头在移动。这时再告诉学生舌位也是形成元音的条件之一，并且再次写在黑板上：

元音 唇形

舌位

学生懂了形成元音的道理，那么掌握“u”就不很难了。

再次发“i ——”的音，舌位不动慢慢转发“u”也可以，或者先发“u ——”，嘴唇不动，慢慢转发“i”也可以。这两种都可以掌握韵母“u”。

u —— i      u 的唇形不动      —— i      舌位移动

i —— u      i 的舌位不动      —— u      唇形变化

元音 唇形 唇形不同元音不同

舌位 舌位不同元音不同

ウ—u      唇形不同，舌位同

エ—e      舌位不同，唇形同

i—ü      唇形不同，舌位同

u—ü      舌位不同，唇形同

唇形的变化我们容易看到，舌位的移动不容易觉察到。所以采用日语のアイウエオ来排列，变成イエアオウ。嘴唇固定不动，慢慢发イエアオウ，这样可以感觉舌位的移动：舌尖从高处移到低处，舌根从低处移到高处。

### 复韵母教学

前响复韵母 a i e i a o o u

后响复韵母 i a i e u a u o ü e

三重复韵母 i a o i o u u a i u e i

复韵母比较容易。日本人最难掌握的元音“e”，复韵母里的“e”和日语的“エ”差不多，不算难。复韵母里要注意两点，一个是介音，一个是某种三重复韵母的声调和韵腹（主要元音）的关系。

介音是后响复韵母前边加声母时的韵头。比方“-i a, -i e, -u a, -u o, -ü e”（“-”表示前边加声母）的“i, u, ü”和三重复韵母的韵头都是介音。日本人发介音不太清楚，这是因为日语中长音多，例如，“東京 t o u k y o u”，“動作 d o u s a”等复韵母都念长音“t o k y o”，“d o s a”。所以日本人发介音时，嘴唇的活动往往不够灵活，结果介音就不清楚了。我经常对学生说，发介音要读得清楚，同时又要轻一些。

其次是三重复韵母。

四种三重复韵母中的 i o u 和 u e i，读第一声和第二声时韵腹较弱，读第三声和第四声时韵腹则很清楚。比如：

辉 回 悔 会

溜 留 柳 六

### 鼻韵母教学

汉语语音中对日本人来说最难的是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区别，所以老师练鼻韵母的时候，应该念得又慢又清楚。如果老师念得快，日本学生就分辨不出哪个是前鼻音，哪个是后鼻音。日本人为什么分辨不出这两种鼻音呢？因



为日语中前鼻音和后鼻音都有，但是意思上没有区别。日语的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差异只是语音上的差异，不是意思上的差异。比方说：

ア ン ナ イ (案内)                      ア ン ガ イ (案外)  
a n n a i                                  a n g a i

汉字同是一个“案”字，アンナイ时念前鼻音，アンガイ时念后鼻音。汉语的“案”字是前鼻音，不能念成后鼻音。日语的“案”字，为什么有时念成后鼻音，有时念成后鼻音呢？这同“案”字后面的字的声母有关系。

ア ン ナ イ      发“ン”字时，舌头已经准备念“n a”音。  
n a  
ア ン ガ イ      发“ン”字时，舌头已经准备念“g a”音。  
g a

这两个鼻音的区别，我们日本人除了语音学家以外，一般都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n”和“ng”的区别特别难，听起来都一样。这是语音上的自然现象，无意间形成的。

鼻韵母一共有16个之多，不用一个一个教。如果16个鼻韵母一个一个教的话，对学生压力太大，他们肯定消化不了。我的教法是这样的。先利用日语的“アンナイ”和“アンガイ”，让学生发这两个词音，问他们发“ン”的时候哪儿不一样。学生们都会晓得舌头的位置不一样。接下去用“インネン”和“インゲン”说明“in”和“ing”的区别。前鼻音和后鼻音的区别用这两对说明就够了。然后练几次，练好后再练拼音和实际发音不一样的下面几对。

i a n      i a n g  
e n      e n g  
e n g      o n g

最后，按鼻韵母一览表一个一个练习几遍。这样，学生们就比较容易接受。

## 声母教学

汉语的 21 个声母都是辅音。先用日语说明形成辅音的条件。比如

マ m a

タ t a

元音都是 a，哪儿不一样呢？

m a 把嘴闭上

t a 把舌尖接触到上齿龈

让学生了解因发音部位不一样而辅音也不一样的道理。

日语里没有 f 音，日本人把 f u 音往往念成 h u（两唇摩擦音）音。f u 和 h u 用片假名写都是“フ”，但发音部位不一样。这是辅音上的母语干涉的结果。

其次是同一个发音部位 m a 和 p a 的区别

m a 和 p a 都闭上嘴唇，发音部位一样，那么，哪儿不一样呢？m a 把嘴闭上，声音从鼻孔出来。p a 先把嘴闭上，然后用呼气把嘴冲开。这是发音方法的问题。尽管发音部位一样，但由于发音方法不一样，辅音就不一样。由此可以知道，形成辅音的条件在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这样，先用日语说明形成辅音的道理，再说明汉语中要特别注意的两点，学生比较容易懂。声母中我们日本人要特别注意的两点是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以及卷舌音。

首先说明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区别。这个区别用 b o 和 p o 说明比较好懂。

发 p o 音时，用呼气把闭上的嘴唇冲开，然后发元音 o。所以我们能明显地听到不带元音的气流声音。发 b o 音时，冲开嘴唇的同时可以听到 o 音，而没有不带元音的气流的语音。

我们四月份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发不送气音比较难。一切不送气音都发成送气音。但是学习半年后就不一样，发不送气音习惯了，而发送气音时气流却往往不够，听起来像是不送气音。

卷舌音对日本人来说是较难的辅音。先发日语的“タ”让学生们确认一下舌尖的位置，然后用日语的“ラ”让学生们确认舌面接触在哪儿。最后把舌头竖起来，触到比“ラ”还往后一点儿的地方发“チ”，这就是“z h i”。

舌尖没有接触到硬腭发摩擦音“シ”，这就是“s h i”。舌尖接触到硬腭发破擦音是“z h i”和“c h i”，舌尖没有接触硬腭发摩擦音是“s h i”和“r i”。

## 声调教学

日语有和汉语的声调类似的现象。所以教声调时，先说明日语词汇的高低变化现象，再说明日语和汉语的不同在哪里。这样，学生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声调了。用日语的双音节词说明最容易理解。比如

ハ	シ	h a	s h i	ハ	シ	(筷子)	ハ	シ	(桥)
ア	メ	a	m e	ア	メ	(雨)	ア	メ	(糖)

日语是一个音节高，一个音节低。如果ハ字念高，シ字念低的话，那么意思是“筷子”。如果ハ字念低，シ字念高的话，那么意思是“桥”。同样，如果ア字念高，メ字念低，意思是“雨”。ア字念低，メ字念高，意思是“糖”。和日语相反，汉语的声调是同一音节本身的高低升降变化。因为汉语的音节较长，所以音节能有高低升降的变化。

关于第三声的说明方法，日本有两派值得一提。一派是传统教法，从第一声到第四声都放在同一个方块里头，所以第一声、第二声和第三声的长度一样。另一派则节尾上升的部分不提，只教前半儿低的部分。他们的根据是，实际会话时读全三声极少，差不多都读半三声，所以全三声不教。可是据我看，读半三声时，后边一定还有别的音节。单独读半三声不符合汉语语音的实际情况。我的教法比较独特，和我一样教的老师目前还很少，没有几位。具体说来，就是在一个方块里面放的是第一声、第二声、第四声和第三声的前半儿低的部分。节尾上升部分写在方块外头。低的部分的长度和第一声、第二声、第四声差不多，这是半三声部分。这样很容易说明，学生也容易明白。

还有一点日本人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读第一声+第二声的词和读第四声+第一声的词的时候，第一声的字往往读得低。比方说，读“中国”时，“中”字读得低。读“面包”时，“包”字读得低一点儿。这大概是因为“国”字的开头低，“面”字的节尾低的缘故吧。第一声应该读得高一点儿才有汉语的味道。

以上介绍的是我的汉语发音教法和重点。我教的学生不是汉语专业学生，都是非专业学生，因此今天讲的内容不太深。但是正因为他们不是专业学生，所以说明要简明易懂，从浅入深。同学们将来教的对像也可能非专业学生多一点。今天我讲的，如果大家觉得还有一点点参考价值的话，那么我就非常高兴了。

## 结束语

最后我再简单说一下当汉语老师应具有的条件。以我三十多年的经验来说，教汉语发音的老师应该具有下面几个条件。

1. 发音标准。
2. 会说日语。
3. 知道语音学知识。
4. 能指导发音，纠正学生错误的发音。

第一个条件当然不用说。但是中国老师中往往有发音不太准确的。教高级班勉强可以，但是教初级班和中级班就不合适。因为学生一旦记住不准确的发音，很不好改。听着不准确的发音学习汉语，不但听力不会进步，而且时间上、精力上损失都很大。

第二个条件也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日本学生都是从零开始学的，连简单的汉语都听不懂。要让他们理解汉语发音的道理，需要用日语解释好。那些在日本没学过而到了中国才开始学汉语的人，一般会话说得很流利，发音也自然，但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时，或朗读课文时，他们的发音就差了，不如在日本学过的学生。

第三个条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对学生说明汉语发音，应该科学地讲，不要按个人主观讲。打基础阶段要系统地、科学地教才能打好。

第四个条件非常重要。老师的发音不管多么标准，多么准确，但是如果他不能指导学生发音，就不具备语言老师的资格。只能说明，不能指导，学生的发音怎么能好呢？在这里让我介绍一下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位中国老师在日本教过几年汉语。他原来是北京的播音员，他的发音非常标准，非常漂亮。有一年他请了一位日本老师教他班的学生。他说，那

位日本老师来了以后，他的班的学生发音好多了。那位中国老师第一个条件当然有。第二个条件也没问题。第三个条件可能有，可能差些，不清楚。但是很明显缺少第四个条件。只能教，练也不太理想，所以学生们掌握不好汉语发音。这证明上面四个条件如何重要，如何必不可少。我希望同学们在学好汉语语音学理论和知识的同时，要学会指导汉语发音。欢迎大家来日本，来长崎县立大学教汉语。

最后谢谢大家听我讲了这么长时间，谢谢！

## おわりに

西北大学文学院では9月1日に日本語学科の学生を対象とした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の王勇教授による「国際交流と文化摩擦」と題した講演会があり、対外漢語教育系の院生、学生も参加していたとのことであった。それで、せっかくの機会であると思い、質疑応答などが終わった最後に次のような話をした。

みなさんは王勇教授の講演をお聞き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みなさんは卒業後に外国に行って中国語を教える人が多いと思いますので、以前私の大学であった文化摩擦についてお話ししましょう。

鼎大では2、3年の任期で中国から先生をお迎えしていました。ある年中国の先生とお世話をしている事務職員の間でちょっと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た。先生は私にそのことを話し、もうあの人には何も頼みたくない、と言われるのです。日本人にとっては何でもない話し方でも、中国人にとっては不愉快であったのです。このようなことはよくあることで、その逆もまた珍しくありません。それで私は先生にこうお話ししました。

中国と日本では、風俗習慣や価値観、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とり方などいろいろな面で違いがあります。文化が違うのです。だから文化摩擦が起きるのは当然で、自然です。ですから大事なのは、文化摩擦が起きないように防止策をとる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本当に大事なことは、起きた時にどう対処するか、どのように処理するか、これが大事です。処理の仕方がよければ二人の関係は、以前よりもよくなるでしょう、と。

すると、思いもかけないことに、会場からは一斉に拍手が起こったので

ある。院生たちが将来の対外漢語教育について、常に前向きな気持ちで取り組んでいる証左であろう。何事も受身志向の強い現代日本人にはおよそ想像もつかないことかも知れない。西北大学文学部の院生たちが将来国際交流の架け橋として活躍することを祈りつつ筆を置くことにしよう。